

WiFi——农村新晋“人气王”

新华社成都2月13日电(记者黄艳)大年初一早晨,还在睡梦中的黄东就被两三个少年吵醒:“拜财神喽!抢红包啦!WiFi打开没有?WiFi打开没有?”

“没有关!没有关!自己联!”他说了两遍密码,然后迅速起床,拿着手机加入到了抢红包的“战队”中。

今年23岁的黄东是四川广安市兴隆镇樊池村一位退伍军人。去年11月底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装上光纤网络。“100兆,速度比有的城市小区还快!”黄东说,回到农村一点没有影响他的“互联

网”生活。

“大家在一起娱乐游戏,彼此交流在城市打拼的见闻和故事,还建起了微信群,WiFi简直就是农村新晋人气王啊!”

而早在二三十年前,记者记忆中的“人气王”则是电视机。

1988年前后,记者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个时候正在播放《射雕英雄传》。每天晚上,不算狭窄的房子里坐满了生产队的叔伯邻居。坐不下时,还有坐在房屋横梁上的,实在挤不进的,就站在门口听声音。人气爆棚,盛况空前。

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电视机过了,就是洗衣机、电冰箱、小轿车,哪家买了时髦的新电器,都会有人围观,有人借用。“现在是互联网了,我们老年人要不来了,不晓得过两年又是啥?”

相对于人口稠密的成都平原,记者所在的村子处于广汉与什邡交界地,是一个远离城市的村庄。然而,从2014年开始这里就陆续有光纤进村入户。仅在记者所在的生产队,粗略统计已有10余户农民联通了互联网。

WiFi不仅让农民在春节期间也加入到

了抢红包大战中,还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网购服装、家电,海淘奶粉、药品,通过互联网卖农产品,样样也不落下。

黄东告诉记者,等他办完退伍手续,也打算做“互联网+蔬菜”,把家乡的小菜卖到网上去。“我想只要线下产品好,加上线上推广,慢慢做,坚持做,肯定能把老家的蔬菜做出名堂。”

广汉兴隆镇是成都周边重要的蔬菜基地之一,这里水土肥沃,收完水稻之后,可以种两到三茬蔬菜,黄瓜、豌豆尖、茄子、莴笋等蔬菜销往全国各地。

祠堂——乡土文化“活化石”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段萋韵)没想到罗霄山脉深处的湖南茶陵县一个山村,坐着这样一栋引人注目的祠堂。

大年初一,很多村民都到祠堂来祭祖先,祠堂门前残留着鞭炮燃放后的红色纸屑。

祠堂绿墙红顶,立柱翘檐。大门正中为赫红匾额“朱氏宗祠”,祠堂顶部书“五龙呈祥”四个大字,左右分别嵌写“入孝”“出悌”。祠堂正厅高悬“厚德堂”匾额,陈列朱氏先人牌位。两旁长联历数家族光荣,勉励子弟建功立业。

春节之际,穿行在湖南乡村的田野村落,经常可以发现一栋栋风格古朴的祠堂。这其中,古旧建筑不少,也有一部分为近年新建。朱氏宗祠是2014年落成的,相距不远的另一村刘氏宗祠,则是2015年底竣工的。

在湘东、湘中、湘南大部分乡村,历史上大多聚居而居,一村一姓,一姓一祠堂,或相邻数县的多个同姓村落,共同建筑供奉一个祠堂。这些祠堂既是缅怀先人之地,也是宗族公共议事场所。

作为乡村文化的活化石,祠堂正被纳入

文物部门的重点保护对象。2012年,茶陵县严尧乡的“刘氏家庙”祠堂,被列为株洲市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距茶陵不远的湘东南汝城县,是湖南古祠堂保存最完整的县。这个人口不到40万的县,有姓氏近300个。全县现今还保存着据考证始于宋元、盛于明清的古祠堂710座。

春节是在外人员纷纷回村之际,也是祠堂募捐的好时机。就在春节之前,湘中的衡阳县曲兰镇邹氏祠堂内,举行了已经形成传统的冬祭活动。活动都由民间自发组织,周边数

县数百百姓前来参加。活动除了回溯历史、祭祀先人,还有龙狮表演、现场募捐,一位百岁老人和6位困难家庭得到了资助。

今天的乡村祠堂,还依然扮演着家族教化的角色。朱氏宗祠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些教化当中也开始打上时代变迁的烙印。祠堂庭中挂着一副楹联,上联“耕读为本,勤俭持家千秋颂”,下联“诚信创业,厚德传世万代扬”。

“祠堂凝聚着家族和村落的记忆,有记忆,乡村才有生命。”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陈文胜说。

芝麻烧饼

昔日年礼走进记忆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杨绍功)猪肉、挂面、水果、饼干……正月里,亲戚来家拜年,年礼中的“老面孔”芝麻烧饼却不见了踪影。询问亲戚才发现,多数人家过年早已不做芝麻烧饼,曾经的过年必备小吃,已经悄然成为封存于记忆的乡愁。

芝麻烧饼是广西南部农村流行的一种过年小吃,没人能说得清它究竟有多长的历史。80多岁的范国英老人说,她从记事开始就知道做饼吃饼就是过年。小年前后,外出的人们陆续回村,一个大家族男女老少几十口人凑在一起做芝麻烧饼。

做饼是个大工程,小孩也不能闲着,提前几天就要到山上扒松针。松林里整年积下厚厚的松针,枯黄干燥是烤饼最好的火料。灶房的角落堆起松针时,巧妇们已经完成磨面、揉面、拌芯等准备工作。寒冷的冬夜,人们用松针燃起熊熊灶火,边做饼边说笑。

搓糖芯是小孩的专利,十多岁的娃娃手抓馅儿料,搓成光溜溜的圆球,大小正好合适。女人们像包汤圆一样,用米面皮把糖芯包好,递给打饼的人。打饼的人得是会用巧劲的老手,他一手拈着饼边,一手挥开擀面杖,把一个个圆团子打得薄厚均匀。手长的女人迅速在饼面上撒上湿芝麻,递给灶台上的男人。大如桌面的饼铛,擦了花生油,被火燎得滋滋冒烟。饼下锅不久,糖芯融化、面皮焦黄,撒落的芝麻在饼铛上跳跃,香气很快弥漫在房间里。

做好的烧饼不仅是过年祭祀的祭品、走亲访友的礼物,到春耕时还是村民下地干活带的干粮。一个芝麻烧饼横跨年前年后,在辞旧迎新的一个多月里,成为村民们祖祖辈辈最重要的吃食。然而,这几年芝麻烧饼却陆续退出了村民们的食谱。

广西健美食品有限公司是钦州市浦北县最大的食品企业,总经理陆强做了十多年的芝麻烧饼,好的年份厂里30个工人要忙1个月做二三万斤,但今年厂里不再做饼。“人们的需求变了,烧饼不好卖。”陆强说。

“我们这里的大米富含硒,还有特产红椎菌,只要真材实料,换个组合就是流行年货食品。”陆强说,厂里近年把重点转向粽子和特色饮品,已经卖到了东南亚等国家。



红火庙会 年味依旧

▲2月14日,市民在庙会上游览。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七,在安徽省合肥市市城隍庙第二十二届新春文庙会上,游人络绎不绝,节日气氛依旧浓厚。据悉,本届年会将一直持续至2月22日。

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我是你的眼,帮你圆过年梦”

据新华社济南2月13日电(记者陈灏、滕军伟)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春节回家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对于李从金和狄春花这对盲人夫妇,回家路上每一步都充满艰辛。不过,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他们回家的路因为有了志愿者的全程相伴而大为不同。

2013年春天,老家在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农村的李从金夫妇前往威海创业,开了一家按摩店。由于眼睛看不见,小两口每年只有春节才回一次老家,转车时迷路、花很

长时间找站台、找车是常有的事。

今年2月,威海民政局、共青团等部门和民间志愿者组织共同举办的“我是你的眼睛:圆盲人朋友回家过年梦”公益活动找到了他们,安排志愿者送他们回家。

4号下午五点半,李从金夫妇收拾好行李。在志愿者的搀扶下,他们踏上了回家的征程。在志愿者的接力护送下,5日上午十点半,李从金和狄春花顺利回到家中,与父母团聚。

“他们一路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周到,让我

们很感动。”李从金告诉记者,从喝水、吃饭等小事,到协调火车下铺,志愿者们把他能想到的、没想到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将心比心,我发自内心的感激这些好心人。”

参与护送盲人回家的威海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田宏耀介绍,今年威海市共帮助了47名像李从金这样的盲人回家。其中,22人家住威海市各区县,25人家住外地。志愿者们一路上照顾他们的起居,有的自己开车直接将他们送回家,甚至还送去了年货。

社会发展的“短板”,经互联网放大后,乡土中国的问题愈发沉重。

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短板亟待补齐,价值观念、精神文明建设亦刻不容缓。少一些情绪化的诋毁和指责,多一些理性和包容,人们无须窥探隐私,更不要“人肉”。试想,倘若网帖晒的是像婺源这样的美丽乡村,网友又该如何评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不脱贫,难点是农民。可以预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种种纠结、惆怅仍将存在。社会需要正视这些话题背后的真问题,因为,正是这样一个个“话题新闻”,提醒人们为家庭梦、家乡梦、中国梦继续努力。(记者高皓亮、余贤红)新华社南昌2月13日新媒体专电

唤起乡愁的那些人和事

研究显示:乡愁是当代中国人拥有的一种普遍情感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郭敬丹)“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曾经,这句话描述着人们心中对故乡的情感。在我国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今天,乡愁又意味着什么?

上海交通大学城镇空间文化与科学研究所发布的“当代乡愁的认知调查年度报告”显示,乡愁是当代中国人拥有的一种普遍情感,与特定的记忆场所、物质载体相关联,且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分布特征。乡愁关系到家乡中的“人情味”,也投射到人们回乡工作的意愿当中。

据介绍,该研究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抽样问卷调查进行,涉及34个省份或地区,其中有效问卷1936份,有效率98.8%。被调研的群体中18岁至60岁之间的样本占95%,中低收入群体占60%。

“调研结果显示,乡愁是一种主观的情感,而且是具体的、可感知的。”上海交通大学城镇空间文化与科学研究所所长陆邵明表示,“比如,人们最主要感知乡愁的方式是通过听觉来完成的,其次则是味觉、视觉和嗅觉。”

而关于唤起乡愁的载体,“有形的”如家乡的老房子、茶酒、儿时的玩具等,比“无形的”如家乡的歌曲、传统节日更具有“唤醒力量”。

从时间分布上来看,春季、秋季能够唤起大部分人的乡愁感,其次是夏季,冬季则与乡愁感的关联性最弱。从传统节日上来看,春节的确最容易唤起人们对家乡的思念,中秋节次之,而清明节、重阳节唤起乡愁的比重较前两者要少很多。

“这表明,人们在气候温和的时节容易产生思乡之情,与家人团聚的节日也更容易引发乡愁。”报告研究员杜力解释道。

个人情感之外,乡愁也与邻里社会关系、社会功能空间息息相关。统计结果显示,乡愁中人们最思念的是家人,其次是同学和朋友,再次是工作中的同事。社会交往的各类日常功能空间中,以“家”为中心的居住空间是最容易引发乡愁的,其次是校园类的学习场所,再次是交通空间和工作场所。

相比之下,自然场所如河边、湖滨、农田等所获得的乡愁的“青睐”则较少。“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土地依恋感在减弱。”陆邵明认为,未来城镇化过程中,除了要建成环境中记忆元素的保护外,还需要平衡自然生态要素与建成环境之间的比重。

此外,家乡中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也是乡愁的要素。报告显示,人们普遍认为变化后的家乡人情味一般。“这折射出,现代城市空间的布局让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较以往更为陌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变少。”陆邵明建议,以功能为导向的居住形式更多需要考虑到人际交往空间的塑造,给予居住场所更多的人文关怀。

研究人员还对各省份及地区产生乡愁程度的主观评价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各地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乡愁。其中,思乡程度最高的省份为云南,最低为北京。

“西南等传统文化特色鲜明的地区,人们的乡情比较浓厚。总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较之于相对欠发达地区,乡愁情感是变淡的。”杜力表示。

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每个省份人们的思乡程度和回乡工作意愿度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趋势,即“乡愁越高的省份人们越愿意留在家乡工作”。

“乡愁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选择工作的地理空间位置。”陆邵明说道,在现今劳动力主要聚集于东南部沿海城市的形势下,提高每个城市的地域特征与吸引力,让更多人选择留在自己的家乡工作,也能够有效平衡全国各地劳动力分布不均的现象。

“总之,对乡愁的关怀也就是对人性的关怀、对人与人之间社会纽带情感的关怀、对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关系的关怀。”陆邵明等专家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维护上一代人的乡愁、重新发现当代人的乡愁,另一方面要为下一代人留住乡愁,塑造令人愉悦的高品质、值得回味的栖居空间,使其在历经时间的洗礼后还能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

锣鼓大赛闹新春



▲2月14日,参加迎新春锣鼓大赛的队员在进行比赛。

当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举办第一届迎新春锣鼓大赛,喜庆欢快的锣鼓声气势磅礴,表达人们对新春的美好祝福。新华社发(张春雷摄)

为什么农村一过年就出“新闻”

从去年春节期间的博士返乡日记,到今年春节前“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再到除夕夜“火”了的网帖“上海女孩见第一顿饭就和江西男友分手”,有人在问:农村,为什么一到过年就出“新闻”?

且不论“分手”网帖的真伪,背后是否有策划,网帖发布后引爆话题本身就反映了舆论对城乡差距的关注。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村承载了太多人的乡愁记忆,是很多人难以割舍的梦里故乡。从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到中部地区的江西农村,落差引发的“逃离”话题,打到了痛点,挠到了痒处。

一次偶然的尴尬,反映的是城乡发展存在的巨大反差,不仅体现在一顿饭上,还有与其相关的一切:简陋的房屋、落后的交通、昏暗的灯光、脏乱的卫生……更有难以调和的文化差

异——这些有关农村的刻板印象,依然在人们意识中将农村与贫困“绑定”。

消除城乡鸿沟,经济发展是基础。我国城乡差距客观存在,直面这种差距,就是直面中国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最大现实,需要有一份从容和包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同样在江西,既有亟待脱贫的山村,也有越来越像婺源这样的美丽村落。这些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情风俗,既是“二元”的内容,也是“多元”的精彩。

广袤农村,为何近年来逢春节就出“新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个时段,人们才更多关注了农村“老家”。农村这块我国